



破除青春崇拜——我看《青春啦啦隊》

作者：李淑君

楊力洲在 2011 年推出《青春啦啦隊》一片，重新詮釋老年應有的生活方式，以及顛覆社會對老年的想像。影片中以高雄一群平均年齡七十歲以上的阿公、阿嬤為主角，拍攝他們練啦啦隊的故事，重新詮釋老年，也重新詮釋青春。

在近幾年風行的青春電影，如《盛夏光年》、《夏天的尾巴》、到最近的《那一年，我們追的女孩》等等，講述青春的故事。在青春系列電影當中，看到也是一種對美好青春的追憶與歌頌。可以看到社會價值觀當中，瀰漫著青春的身影，歌頌青春讚揚青春，相對之下，老年被隱形，或者被視為與老／病／孤／苦結合在一起，形成一股「怕老」的價值觀。社會對老年的想像必是「生產力減低」、「無行動能力」，楊力洲的《青春啦啦隊》不單是另類的影像再現，也是給予另一種對生活的想像，訴說步入老年，可以是一種生活的方式。楊力洲自己說，這一部紀錄片會「扭轉對老人的刻板印象」，從影片中可以看到，青春是一種心境，應該以另一種角度看老年。

「老」這個詞，本身應該是中性的，但被染色了。被染成不美好，避之唯恐不及的一個負面詞。當社會「你看起來一點也不老」、「你看起來很年輕」時，呈現一種「怕老」的意識型態，一種對「老」的恐懼與醜化，「年輕」才是值得讚揚的。這是一個青春崇拜的社會，從各種廣告、電視、電影中，出現的都是青春的形象，老人從各種版面消失了，唯一出現老人的便是社會新聞中的弱勢族群新聞。老化原本應該是一個中性的詞，但在社會崇拜青春的心態下，老化成為一個需要避免，一個需要調整，一個負面的狀態。甚至聯合報在報導青春

啦啦隊時，不自覺也寫出「台灣是一個老化很快的國家」，「嘉義，雲林人口老化相當嚴重」（聯合報，2011，5 月 16 日），即使記者在讚揚青春啦啦隊中的老人時，也潛意識地將「老化」被視為一個「嚴重」的問題，將「老」這一個詞染色了。似乎與紀錄片的本意相違背了，紀錄片中，在一群平均七十歲的阿公阿嬤們練著啦啦隊，展現他們的生命力，賦予老年另一種想像，啦啦隊不再是青春美少女的專利，在啦啦隊的練習當中，穿插著秋子的生病與死亡，相互交錯的是老病的莫可奈何的這一條軸線，因此，啦啦隊，不只是對舞蹈的喜愛，更成為一種與老病的對抗與拔河。楊力洲自己說：他拍這一部電影，是想要留住一個態度，一種價值。

青春是一種心境，而非一種生理。整部紀錄片的成功，在於很多阿公阿嬤生命力展現在其中，而導演細膩地捕捉了許多人不會注意到的鏡頭，比如鏡頭捕捉了長青學苑的男替代役，因為長期看著青春啦啦隊的練習備受感動，也到世運現場為青春啦啦隊加油。當阿公阿嬤一起練著啦啦隊，《青春啦啦隊》丁爺爺教成語的「成語集中營」作為串場，一來模擬「每日一字」的教學影片，以嚴肅表情與有趣內容形成逗趣的效果，成語集中營中的「龍馬精神」、「如切如磋」、「獨樂樂不如眾樂樂」等，講述的是他們對自己老年生活的詮釋，他們的老年生活正是如龍馬一樣勇往直前，在群聚的快樂中如切如磋。啦啦隊的練習，看起來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娛樂，但展現的是人的熱情與意志。